

# 日本與中共締約後的日蘇關係

侯家國

自一九七二年九月，日匪所謂國交正常化之後，六年來，橫亘在雙方之間的一樁最大懸案——「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約問題，已於今年八月十二日，急轉直下的在北平解決。這一以反蘇為基礎的，所謂反霸條約的簽訂，使得日、匪、蘇在亞太地區的情勢，有了相當大的改變。

過去，一九五〇年二月，為期三十年的匪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針對日本而訂的。如今，日匪簽約又暗對蘇聯。雖說三十年河東河西，時移勢易，唯今後日蘇關係，必將是一個難以協調的局面。當此之時，引人矚目的是，日本在此和約中，所得如何？蘇聯將如何反應？以及日本會採取如何對策？這將不僅直接影響日蘇關係之前途，也影響到亞太乃至世界局勢。

## 一 和約簽訂的背景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偽政權宣佈成立。同年十二月，毛澤東赴蘇朝拜史大林，於十一日抵莫斯科，在車站發表演說時強調：「目前的重要任務，是鞏固以蘇聯為首的世界和平陣線，反對戰爭挑撥者，……（說明匪蘇友好關係）……特別是由于史大林大元帥的正確的國際政策，這些任務將會充分實現并獲得良好的結果。」<sup>①</sup>

這是中共「一面倒」政策的開始。翌年一月廿四日，周恩來抵莫斯科<sup>②</sup>，二月十四日，與維辛斯基代表雙方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該約前言部份，明白指出：

「共同防止日本帝國主義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勾結的國家之重新侵略。」<sup>③</sup>

這一條約，不僅明定反對日本，且所謂「與日本相勾結的國家」，當陰指美國。而且，其性質是純附於「軍事同盟條約」。第一條中載明：

「……一旦締約國對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

基于匪蘇結盟是針對日美，故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美國在與日本簽定「對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同時，雙方又簽署了「安全保

註① 毛澤東抵莫斯科時在車站上的演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文件集」第一集（一九四九—五〇），頁七十三，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北京。

註② 毛澤東在莫斯科勾留二個月整，於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七日由莫斯科啓程仍搭火車返國。

註③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資料來源同①，頁七十六。

障條約」④。根據「安保條約」的規定，美軍駐留日本，是為保障日本以及遠東的安全。為此目的，美軍可使用日本國內的各種設施。⑤所謂「遠東」地區的範圍，日本有幾次不同的解釋⑥。這一地區，大致是指菲律賓以北，日本的周邊地域，及韓國與中華民國管轄的地區。向北包含有日本北方四島在內，但不包括北千島。

但自一九六〇年，匪蘇正式分裂後，使得亞太地區的形勢，有了變化。特別是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匪與周恩來簽署「上海公報」，確立了美國聯匪制蘇的外交策略，并促使日本於同年九月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於是，日、匪、蘇、美四者間的關係，變得更為複雜。

日匪和約之簽訂，自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二日，田、周聯合聲明後，成了雙方外交上必須解決的課題。過去所以形成僵局的癥結，是中共堅持必須於條約中以明文列入反霸權條款。所謂反霸權，中共不僅一再聲明是針對蘇聯，而且反霸的實際意義，應包括政治與軍事兩方面。和約而包含有軍事問題，不但有背國際慣例，而且違反日本現行憲法的規定。即以政治性而言，也違反了日本一貫的睦鄰政策。但中共理直氣壯地認為和約之所以加入反霸條款，是根據田、周聯合聲明第七項的規定，不容日本反悔。當年，田中因周恩來放棄要求日本的戰爭賠償，又不提釣魚台主權，忘形之餘而鑄此大錯。

而今福田首相，對國內經濟政策本已焦頭爛額，外交上的主要問題，更是動定失據。在日本政黨中，除日共因與匪尚在爭執狀態下，對締約事保持緘默外，其他如社會、公明、民社以至新自由俱樂部，幾乎無一不成為中共統戰下的工具。即以自民黨內部五大派而言，田中是簽署日匪建交公報之人；大平又是發表與我斷交斷航之人；中曾根不僅訪匪多次，更竭力拉攏中共這個籌碼以提高其政治聲望之人；三木則在田中競選總裁時，即與大平、中曾根附和田中與中共建交主張而助其當選的。更奇特的是自民黨本部據有實際權力的三職位——幹事長大平、總務會長中曾根、政調會長江崎（田中派），無一是屬於主流派福田派的。

日本內部政治雖然如此錯綜複雜，但促成簽約的却是經濟因素。由於日本經濟正遭遇最大困境，日元不斷升值，外銷又受歐美抵制，中小企業紛紛倒閉，經濟成長復停滯不前，當此之時，中共復對日在經濟上採取利誘手段。它清楚地知道，日本任何一個政黨，都依靠財閥們的支持，他們用政治資金的名義所作的龐大捐款，成為各政黨命脈所繫。所以任何一個政黨，不能不仰財閥的鼻

註④

日美「安保條約」，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簽定後，並曾於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九日雙方修訂後重簽。

註⑤

藏原惟堯，「日美安保條約的焦點」，頁一〇六。朝日新聞社出版，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三頁。

註⑥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六日，藤山愛一郎在日本眾院預算委員會答辯時，遠東一詞指：「菲律賓以北，中國大陸沿岸、沿海各地以及日本的周邊一帶。」；一九六〇年二月八日，岸信介在日本眾院預算委員會答辯時，指此為「菲律賓以北，日本的周邊地區，中國大陸的沿海各處，不包含在內。」；同年一月廿六日，日本眾院安保特別委員會，鑒於在日美軍得使用日本設施及區域作防衛性的武力攻擊，必須確定「遠東」一詞的範圍解釋，公開發表「遠東的確定解釋」的聲明，指出「遠東」是指：「菲律賓以北，和日本及其周邊地域，包括韓國及中華民國支配下的地區在內。」此一統一解釋發表後，以社會黨為主的在野黨，對

遠東地區的島嶼提出不同看法，迫使日本政府，公開發表對「遠東」範圍的解釋聲明。認為遠東的地理範圍，應包括：「菲律賓以北，日本及其周邊地域，韓國與中華民國支配的地區包含在內。另，金門、馬祖及竹島以及北方四島包含在內，但不包含北千島。」以上請參閱⑤，頁一七七——一八一。

息，也無一不受財閥的影響。直接收買財閥，也即是間接收買了政客，這正是中共的着力點。

今年二月十六日，所謂「日中長期貿易委員會」委員長的稻山嘉寬（日本最大「新日鐵」鋼鐵公司董事長）與「經團連」（日本最有力量的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土光敏夫，與中共「外貿部」副部長劉希文在北平簽署了一項今後八年間總數達二百億美元的民間與官方長期貿易協定，日本因而歡欣若狂。

但是在另一方面，日本也認清中共內部在當前必定有相當大的嚴重矛盾，故對「和約」問題之商談，堅持反霸不針對第三國。不認同共匪之有特定對象，亦不認同其特定地域之主張，盡量達成一般原則化，更絕對避免含有使人滋生誤解的「共同行動」的文字或意味。現條約中的第三國條款，就是日本堅持強加上去的。

由於共匪讓步，日匪和約終於簽成，在為期三十年匪蘇同盟條約尚未到期前二年，即有此項「和約」出現，乃是國際政治上的絕大諷刺。依據匪蘇同盟條約第三條規定，在條約有效期內：「締約國雙方均不締結反對對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參加反對對方的任何集團及任何行動或措施。」<sup>⑦</sup>

這使人想到二次大戰以來，希特勒與史大林之間，日本與蘇聯之間，均簽有互不侵犯條約，且戰後日本與中華民國亦簽有和約，一旦事過境遷，一紙空洞條約，片面即可廢止。

## 二 日蘇匪美四者關係

日、蘇、匪、美四者關係，變得錯綜複雜，是因上述日美安保、匪蘇、日匪三個條約的交相牴觸，有以致之。這是指條約的意義而言。因今日匪蘇條約並未正式廢除，在國際法上並不排除此一條約的有效性，國際政治本是爾虞我詐，從今天到明年四月間，誰都不敢斷定中共內部會發生甚麼樣的變化，假如屆時新當權派上台，其對外策略可能另有改變，北平亦可能不宣佈廢除匪蘇條約，而依據該約第六條規定，使條約自動延長五年<sup>⑧</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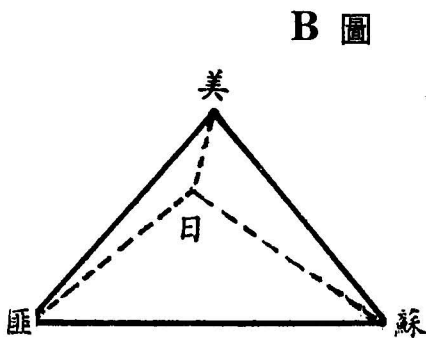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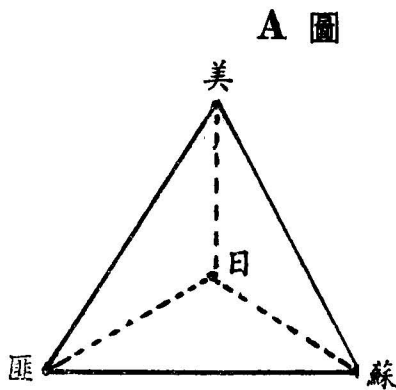
無論如何，今日的四者關係，實際已因美國的積極態度而在改變。例如今年八月十日，在日匪和約簽定的前夕，美國國務院竟一反國際慣例，事先發表四點官方聲明，對日匪雙方新關係表示歡迎，對霸權條款表示原則上的支持，並認為此對該一地區的和平安定將有所推進云云<sup>⑨</sup>。美國的此種態度，倒也使得四者關係漸趨明朗，顯示匪、美、日的接近是以美國為首而建立在反蘇的基礎上。

註⑦ 同註③。

註⑧ 同註③，第六條。

註⑨ 朝日新聞，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第二頁。

但是，在四者關係中，日本却又不斷強調其所謂「全方位外交」<sup>⑩</sup>。如以三角形表示，「全方位外交」似乎應如下列A圖：



惟事實上，日本因有日美安保條約限制，且日美依存是日本戰後對外關係所不可缺少的一環；而日本外相園田，在日本國會亦曾對此再三說明：「全方位外交，並不意味就是等距離外交。此是由於日本的外交基軸，是建立在以日美安保體制為中心的日美關係之上，與其他國家關係，當然有濃淡之別。」所以在日匪和約簽訂時，鄧小平即公開聲明，理解日本與美國的關係。<sup>⑪</sup>於是，日本的位置在美蘇匪三角形中即如B圖所示：

此外，日本一橋大學教授細谷千博，在其「『全方位』日本的道路」一文中，曾以八種三角形的不同變換，說明日本與另外三者，在國際政治史中的雙邊、三邊或單邊的友好、對抗、斷絕和似斷非斷的各種關係<sup>⑫</sup>，更可見日本外交多變善變之一斑。

日本的國際政治學者，深知中共將日匪關係看成爲其世界戰略之中的一部份。現在正在澳洲大學講學的日本國際政治學家中嶋嶺雄指出，當園田在北平感激流淚之時，中共始終冷靜處理，故條約締結後，華國鋒即飛赴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訪問。中嶋並舉鄧小平對釣魚島一九七四年十月以及此次之態度，說明中共領導人的城府之深。相對之下，顯出日本對此一影響其未來地位的「和約」問題，處理得太過草率。<sup>⑬</sup>

美、日、匪均行反蘇，而共匪更儘量以甜言蜜語討好美國。它一方面聲言：「莫斯科的目的是要征服歐洲；中國邊境事件，只不過是克里姆林宮掩飾它對西方真正意圖的假象。」一方面強調：「一個強大的中國對美國有利；同樣，一個強大的美國對中國有利。對於中國和美國，蘇聯都是一種威脅」。<sup>⑭</sup>李先念且表示，將來北平亦準備與美國簽署類似日匪「和約」的條約<sup>⑮</sup>。不過，

註⑩ 所謂日本的「全方位外交」，以「福田流」的解釋是：「不論各國體制如何，與所有國家維持友好關係，不敵視任何國家。」於是，被國際政治學者解釋爲「等距離外交」。請參閱「朝日新聞」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第五頁，有關之名詞解釋。

註⑪ 資料來源同註⑩。

註⑫ 細谷千博，「全方位」日本的道路，中央公論，頁一〇一——一一〇，一九七八年十月號。

註⑬ 中嶋嶺雄，「日中條約的國際環境——和平選擇抑危險結盟」？「世界」，一九七八年十月號，頁三二九——二四三，岩波書店。

註⑭ 共匪「外交部副部長」王殊，在接受美國「新聞周刊」訪問時的談話，見香港共匪統戰報「大公報」，一九七八年九月廿日，第一頁。

註⑮ 李先念對創價學會池田大作訪匪時所稱。資料來源與註⑭同紙。另見莫斯科「和平與進步廣播電台」，一九七八年九月廿二日的廣播及其簡短評論。

目前尚看不出美國有對匪承擔任何義務的打算。「關係正常化」似正在停頓中，所謂美匪條約也者，只是共匪的單相思而已。日匪簽約後，雖未明定反霸即反蘇，但畢竟美日匪三者是在反蘇基礎上，已向前跨了一大步，這點日本的當政者應該是更清楚的。

### 三 日本所得者何

有關和約的內容，論者已多，在此不再贅述。但日本在和約簽定後，究竟謀得了什麼利益？這可分下面幾點來說：

(一)鄧小平在會見以自民黨議員濱野清吉爲首的「日中議員聯盟」代表團，以及前外相藤山愛一郎爲團長的「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代表團與岡崎嘉平太的「日中經濟協會」代表團時宣稱：「從現在起，中國在對外政策中將把它同日本的關係，放在優先地位。」並強調，中共有必要大規模從日本引進科學技術<sup>⑮</sup>；

(二)雙方同意將原定八年的「長期貿易協定」，再延長五年，即到一九九〇年。並同意，把雙方貿易量，由原定的二百億美元增加到一千億美元。<sup>⑯</sup>根據協定，中共將進口日本的工廠設備及技術，日本協助開發中國大陸的石油、煤炭、非鐵金屬礦產和大規模的水電工程；而中共則向日本輸出石油及煤等作爲償付。

(三)由於日匪簽約時，鄧小平對釣魚台問題的曖昧態度，日本即根據「實效支配」的原則，由「沖繩開發廳」編列預算，準備對該地區的地形、地質、周邊海域的海流等作綜合調查，因爲據傳該地藏有豐富的海底石油。<sup>⑰</sup>

(四)就福田個人而言，日匪簽約後，對其聲望之提高，已稍獲改善。<sup>⑱</sup>但其如欲於今年稍後重新獲選，仍將面臨困難的戰鬥。

(五)由於共匪在處理領土問題上之曖昧態度，使得日本在未來與蘇聯簽定和約時，對北方四島的收回更有藉口。日本擬利用蘇聯亟想拉日以破壞日匪關係的心理，在日蘇和約簽訂時，獲取蘇聯某種讓步。如由此觀點看，日匪簽約，可使日本外交左右逢源。

以上各點，多屬日方自我陶醉式的解釋或想法，實際上如意算盤豈能實現。不過，大致說來，日匪「和約」是對匪有利，惟倘

註⑮ 大公報，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第一頁所引日本共同社消息；一九七八年九月四日，朝日新聞第一頁，該報駐北平特派員丘藤的專電。

註⑯ 大公報，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四日及十五日第一頁。另一九七八年八月卅日，朝日新聞夕刊第一頁載，日匪貿易八年協定，原定二百億美元的共匪因和約簽定後而加倍，決定增至四百億美元。

註⑰ 朝日新聞，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日第一頁。關於釣魚台主權的歸屬問題，在日匪和約簽定後，日本各報不斷傳出消息，鄧小平保證不會再發生今年四月，大陸漁船進入該島事件。日本政府與民間即據以不斷解釋此爲共匪已承認日本的「實效支配權」，主權應屬日本，同時至今未見共匪官方對此發表闢謠談話。但九月十九日，香港匪大公報在第一頁上引自路透社大阪電訊，指出日本外相園田在大阪說，鄧小平曾要求日本等待二十至三十年，再解決北平與東京對於釣魚台的領土問題。唯園田此次談話，與其簽約後在北平對日本記者及抵東京後的談話，並不一致。

註⑱ 大公報，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五日第二頁。

眞如法國的「貝加羅報」所說，日匪簽約後，更促使北平上層的分裂<sup>②①</sup>。則對共匪而言，是禍是福，也就頗難逆料了。

#### 四 蘇聯的對日政略及其對和約的反應

蘇聯的對日與對共匪政略，可以說是一體之兩面。所以日本有識之士指出，日本是匪蘇之間的日本，并主張當此日匪和約簽訂之時，日蘇睦鄰合作條約應從早計議，以減輕日本的困境<sup>②②</sup>。而蘇聯過去屢次攻訐共匪的「霸權主義」與「以征服世界爲目的的外交方針」，當亦是間接對日本的警告<sup>②③</sup>。

蘇聯在日匪和約簽訂前後，曾對日本施展以下的壓力：

- (一)當六月中旬傳出，日匪和約談判即將重開之際，蘇駐日大使波里揚斯基，十九日往訪日本外務省有田啓介次官，傳達蘇聯政府聲明。該聲明要點有：「日本政府必須考慮日蘇關係將來發展的可能障礙，希望雙方長期間關係改善的努力，不要白費。」<sup>②④</sup>
- (二)七月十四日，當日匪交涉正準備開始之時，蘇聯突召回其駐日大使，並未說明任何理由。<sup>②⑤</sup>
- (三)八月十二日簽約當日，莫斯科電台廣播指出，日匪聯合反霸乃條約的基礎。共匪已不諱言反霸是針對蘇聯，依據共匪條約的締結，不僅會給日本民族帶來嚴重損害，而且妨害緩和過程的發展<sup>②⑥</sup>。
- (四)八月十二日當簽約消息傳抵莫斯科後，蘇聯的直覺反應，是指此一和約本質上乃「反蘇同盟」。對亞洲及遠東地區權力平衡嚴重破壞，而且認爲這是日、美、匪三者「反蘇軸心」的結成。<sup>②⑦</sup>
- (五)八月廿二日，布里茲涅夫與蒙古共黨第一書記在克里米亞會談時指出，日匪和約造成遠東情勢之緊張。<sup>②⑧</sup>
- (六)八月廿三日下午，蘇駐日使館臨時代辦季諾比埃夫訪外務省有田次官，口頭傳達蘇聯政府立場，認爲：「條約既有反霸條款，則第四條中的第三國條款，並不能消除此一條約的反蘇性質。」<sup>②⑨</sup>

註① 引自：蘇聯「和平與進步廣播電台」，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九日播，而從政治觀點看。

註② 曾野明，中蘇的對日政略，Asian Report，第七卷九十四號，頁廿四—卅三，昭和五十三年七月五日出版。

註③ 請參閱朝日新聞，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四日第七頁；八月六日第七頁；八月廿七日第七頁；朝日夕刊八月四日第二頁。

註④ 朝日新聞夕刊，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九日第一頁。

註⑤ 朝日新聞，一九七八年八月卅一日第二頁，有關「蘇聯大使」的新聞分析。九月十八日，朝日新聞夕刊第二頁載，波里揚斯基於十七日夜重回東京住所。

註⑥ 「關於中、日締結所謂友好和平條約」，莫斯科華語廣播，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播。

註⑦ 朝日新聞，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第七頁。

註⑧ 朝日新聞夕刊，一九七八年八月廿四日第一頁。

註⑨ 朝日新聞，一九七八年八月廿四日第一頁。



(七)八月廿七日，莫斯科廣播引用「真理報」的看法，認為日匪和約超越雙邊關係範圍，蘇聯對正在發生之事，將不會置之不理。日本走中共路線，應該負起對遠東與東南亞局勢惡化的責任。<sup>②4</sup>

(八)八月廿七日，蘇電台再評日匪和約利害時說：就此條約本身看，是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極好基礎。<sup>②5</sup>

(九)九月六日，柯錫金接見日本國會議員訪蘇團時，對日匪和約強烈責難，指出日本實不應攪進共匪的「反蘇統一戰線」裏去，並表明情勢如有變化，蘇聯不能旁觀。<sup>②6</sup>

(十)九月廿一日，莫斯科電台轉播蘇聯軍方「紅星報」的一篇文章。該文就共匪總參謀長張才千訪日事，指責所謂日匪和約，東京硬說是為追求和平與合作的目的，但當此條約尚未批准之時，張才千的訪問已為雙方在軍事上的接觸開了端。<sup>②7</sup>

(十一)九月廿六日，莫斯科電台為「日本軍國主義抬頭」一事，再播出本期蘇聯「遠東問題」雜誌上的文章。指出由張才千的訪問日本，證實北平很想加強與日本武裝力量的合作，而當前日本，成為軍國主義國家的危險性越來越大。<sup>②8</sup>

蘇聯因日匪和約的簽訂，究會採取那些對日報復措施，目前雖尚無具體表現，但如從各方蛛絲馬跡去探索，大約有以下四種可能：

(一)因與匪簽訂和約，日本可能失去今年在安理會的席位。因為蘇聯正動員共黨集團的所有國家更運用其對不結盟國家與回教國家的影響力，支持孟加拉角逐安理會為亞洲國家保留的席位。<sup>②9</sup>日本政府最近亦正檢討，關於競爭安理會席位的可能。因為支持孟加拉的票數正驚人的激增，身為亞洲經濟大國的日本，如不能獲得三分之二的會員國票數，是極端失面子之事，所以，福田政府正考慮是否中途退出競爭。<sup>③0</sup>

(二)日蘇關係今後可能更形惡化。日蘇外長在安理會舉行會談時，蘇外長葛羅米柯，明白告訴園田直，取消預定本年底或明年初的訪日行程。據朝日新聞駐紐約特派員報導，園、葛會談是廿六日晨在紐約蘇駐聯合國代表團總部舉行，蘇駐聯大代表楚揚諾夫斯基也在座。園田表示，希望葛羅米柯訪日解決兩國有關問題。葛答稱：日匪簽約後，日已正式參加反蘇行列，日蘇關係與前完全不

註②4 八月廿七日，莫斯科華語廣播以及朝日新聞，一九七八年九月二日第四頁，翻譯「真理報」論點要旨。

註②5 蘇聯「和平與進步廣播電台」，一九七八年八月廿七日播。

註②6 朝日新聞夕刊，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第二頁；朝日新聞，一九七八年九月七日第二頁。

註②7 參閱蘇聯「和平與進步廣播電台」，一九七八年九月廿一日播。

註②8 莫斯科廣播電台，一九七八年九月廿六日播。

註②9 新生報，民六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第二頁。

註③0 朝日新聞，一九七八年九月廿二日第一頁。

同，故其訪日之行決定取消。<sup>③</sup>

(三)關於日欲索取北方四島領土問題。八月卅日，蘇聯外次費留平，答覆日本社會黨訪蘇團詢問時說，對此問題，蘇聯不準備讓步。<sup>④</sup>九月十七日，日防衛廳官員宣佈，十八年來蘇聯首次在擇捉島派有駐軍。<sup>⑤</sup>

(四)本年七月，日本與蘇聯的共同漁業談判，實質方面業已談妥，只定八月初簽字。但八月六日莫斯科却單方決定，簽約一事，將無限期延期。<sup>⑥</sup>雙方原已達成在蘇聯二百哩專有捕魚區的五項聯合捕魚計劃，因蘇聯延期簽訂而無法實施，日本捕漁業對此大表震驚。<sup>⑦</sup>

此外，關於吸收日本投資西伯利亞開發計劃，如屬有利，蘇聯不致放棄，日本財閥亦不致拒絕。唯顯然蘇聯不能以此為餌左右日本政局。<sup>⑧</sup>

日本前駐西德大使曾野明，在其「中蘇對日政略」一文中說，當蘇聯伸出一手向你握手之時，另一手則會乘機向你施以毆擊，此之謂蘇式的「和平」與「攻勢」。<sup>⑨</sup>不過，就蘇聯的民族性言，對一些重大的事件，反應並不是立即的和激烈的，而是較緩慢的，但却是長遠而堅韌的。日匪簽約後，蘇聯對日本有何重大改變的端倪，一時間尚難看出，但它決不會就此罷手。

## 五 日本的對策

而今和約既經簽訂，今後日本如何應付來自蘇聯的壓力。可從以下三方面去探討：

(一)當八月十二日，日匪和約決定當晚在北平簽訂之時，當日上午自民黨首腦集會商討，以日匪關係既告一段落，今後焦點是日蘇關係如何擺平的問題。會中決定，為避免日蘇關係之惡化，應儘速派遣特使赴蘇說明。此一特使應具之條件，必須在日蘇經濟交涉中著有實績的「經濟人」。福田並指示外務省，必須強化與蘇聯的親善關係。<sup>⑩</sup>

註<sup>③</sup> 朝日新聞夕刊，一九七八年九月廿六日第一頁。

註<sup>④</sup> 朝日新聞，一九七八年八月卅一日第二頁；九月五日第一頁。按今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蘇聯軍隊二千人曾在四島中的擇捉島作登陸演習，並配合有海空軍。

註<sup>⑤</sup> 據朝日新聞六月九日第一頁及六月十一日第二頁載，蘇聯的此次行動，是針對日匪和約即將恢復談判的鉗制行動。

註<sup>⑥</sup> 新生報，民六十七年九月十八日第四頁，中央社東京引法新社電訊。

註<sup>⑦</sup> 朝日新聞夕刊，一九七八年八月七日，第二頁。

註<sup>⑧</sup> 大公報，一九七八年九月七日，第二頁。

註<sup>⑨</sup> Joseph M. Ha, Moscow's Policy Toward Japan, Problems of Communism, Sept.-Oct. '77, pp. 68—70.

註<sup>⑩</sup> 同註<sup>⑨</sup>，頁二十七。

註<sup>⑪</sup> 朝日新聞夕刊，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第一頁。



但八月十三日園田由北平返抵東京後，當晚在外務省答覆記者詢問時，表明不必爲日匪和約之締結派遣特使向蘇聯解釋。於是，特使之議遂告打消。<sup>④</sup>但新任日本駐蘇大使魚本藤吉郎於八月十四日啓程赴蘇履新，行前福田指示其向蘇聯政府說明：「條約」並非針對任何特定的第三國。<sup>⑤</sup>八月十四日，園田直在內閣會議後接見記者的談話中，認爲蘇聯不會對日採取報復措施。<sup>⑥</sup>

以上園田的幾次公開談話與主張，其「心路歷程」我們是可以理解到的。所謂不派遣特使一事，因如派遣特使，便無異自己招認日匪條約確是針對蘇聯，至其所謂蘇聯不會對日採取報復行爲云云，實爲園田害怕蘇聯報復之反面話。所以園田一面不斷強調推進對蘇友好關係；一面又表示，如蘇聯單方面進行恫嚇，則日本將加以抵抗<sup>⑦</sup>。

(二)日本是一邊用政治的手段，表明願與蘇聯改善關係，商談締結和約；一邊更用經濟手段去籠絡蘇聯。因此，預定今年十一月，派遣日本輸出入銀行總裁澄田赴蘇訪問。

據說澄田訪蘇帶有四項任務：(a)對促進西伯利亞的開發，尋求瞭解蘇聯的確切意向；(b)關於促進開發的具體協議；(c)開發所需的資金，銀行間的貸款以及資金利息等之商談；(d)說明日匪雙方貿易與經濟問題。<sup>⑧</sup>筆者覺得，除這四項任務外，澄田必尚負有藉機解釋日匪和約的額外差使，以澄田的地位，他應該具備擔任對蘇聯解釋日匪和約的特使的資格。

日本首相福田於九月七日在德黑蘭說，爲應布里茲涅夫前所提議的締結「日蘇長期經濟合作協定」，歡迎蘇聯首腦布里茲涅夫等來日商談，以謀解決雙方懸案。<sup>⑨</sup>這仍是日本利誘的一面。

(三)在軍事方面，誠如日本人長谷川博在「朝日新聞」上的讀者投書中指出：「防衛廳將蘇聯當成假想敵，一切戰略皆建立在此基礎上。所謂全方位外交，實已名存實亡。」<sup>⑩</sup>這確是一針見血的看法。而以下數項外電報導可以與長谷川的投書內容相印證：

八月四日，美聯社東京電訊，日本空中自衛隊將要求二億二千二百萬美元的預算，購買六架格里曼E—12C鷹眼飛機，部署在北海道及北方接近蘇聯的地區。<sup>⑪</sup>

八月八日，合衆社引自讀賣新聞的報導，日防衛廳開始研究蘇入侵時的防衛計劃，擬定由北海道陸軍四個師先予迎擊，以待美

註④ 朝日新聞，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四日第一頁。

註⑤ 新生報，民六十七年八月十四日第四頁。

註⑥ 朝日新聞夕刊，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五日第二頁。

註⑦ 大公報，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九日第一頁。

註⑧ 朝日新聞，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第一頁。

註⑨ 朝日新聞夕刊，一九七八年九月七日第一頁。

註⑩ 長谷川博，讀者投書，朝日新聞，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一日第五頁。

註⑪ 大公報，一九七八年八月五日第三頁。

空軍增援。<sup>⑤</sup>

八月十六日，路透社東京電訊，防衛廳事務局局長伊藤說，日本的截擊機已奉命在必要時打落侵入日本領空的飛機；又說，去年日本戰鬥機會奉命起飛約五百次，迎拒接近日本領空的蘇聯飛機。<sup>③</sup>

九月廿一日，路透社東京電訊，日本海軍將在十月中旬舉行一次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重大軍事演習。地區北自北海道，南至沖繩島，將出動一百五十艘艦隻，二萬五千名水兵，和約一百七十五架戰鬥機。<sup>④</sup>

日美安保條約之結盟主體確未改變，但防禦的對象似已由匪蘇變為專對蘇聯。在相互的軍事對抗方面，上舉各例，其假想敵幾乎都以蘇聯為目標。而在另一方面，日匪雙方在締約後，似已在軍事上開始接近。例如九月八日，張才千訪日，為期六天，考察日本自衛隊的軍事設施。雖說他此行只是途經日本，主要是赴墨西哥參加該國獨立慶典活動，但這是迄今為止共匪訪問日本的第一個高級軍官，而其訪問又正值簽約之後，故頗受人矚目。

在張才千訪問之後，日本防衛廳則已決定於九月底，派遣其技術研究本部負責導彈、飛機以及戰車等事務的三名前任將官（軍職已退伍）大河原三平、田中韓治、尾沢朝一郎訪問北平。由此觀之日匪雙方的軍事交流，似乎正準備開展。

## 六 日蘇關係之前途

今天的日蘇關係，較二年前米格二十五事件，更趨於低潮。日蘇關係之改善，有賴於雙方締結和約；但如前述，締約有其實際困難。日本固希望締訂和約，藉使福田所倡導的「全方位外交」得以名實相符。且日本既能與體制迥異的共匪簽約，為何就不能與共匪相同體制之蘇聯簽約？顯然體制問題不是理由。真正的問題似為日本願否放棄北方四島主權而與蘇聯締結和約，以及蘇聯願否在日匪簽約之後即與日本善罷甘休。或者蘇聯放棄四島之佔領而與日締約，以取得此一地區的彼此制衡地位。

因此，展望日蘇關係之前途，仍是荆棘叢生。因影響雙方的國內、國外因素複雜，那並不是一時間能够解決的。

註⑤ 大公報，一九七八年八月九日第二頁。

註③ 大公報，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七日第一頁。

註④ 大公報，一九七八年九月廿二日第三頁。